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八

南華真經

□ 13
1406
8



13
1406
8



天地一節

即註天地均于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必德為原天物不得壽者自澤故澤而不謀所以成天无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應之通于天地者德言万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于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事而致者万物之未用也夫本末相兼拱手臂之相包

天地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八

外篇天地第十二

○陸方壺云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頭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莖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因亦可以為澤謹浪世倍切中今時局士之病所亦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群理都萃矣

呂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盡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无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于萬無德而治我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聚其主者君原于德則其化通于天地之均成于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以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為君有為為臣君臣之蒙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林膚齋云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

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淳是而已人而淳是則德存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而兼于義而兼于德而兼于道而兼于天無于天則所以為天下者豈存於技能專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二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循註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然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個然於原于德故物莫不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

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為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亦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順自然矣無為自然便是天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蓋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終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

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无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君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皆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于天地者德以應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世况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撻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况通于六萬事畢此若君西為告尹喜之言无心得而

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

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焦註原原本也記曰老子所作也

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統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兼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

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
 淵靜澄靜也萬物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
 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
 之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
 舉以自證也 ○陸方壺云夫王者法天法道
 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
 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
 而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治非
 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多其主君也君原于
 德而成于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
 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
 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
 天德矣玄古伏羲言遠古也夫天德即天道也道

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
 道朴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
 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
 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汎觀則無独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
 自然也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德謂性命之性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
 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
 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
 蕪于事矣事則蕪於義矣義則蕪于德矣德則
 蕪于道矣道則蕪於天矣蕪者合而為一之義
 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蓋為情當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下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
 觀則君自正象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高天
 下者不須有為法天之道焉蓋矣天之道無欲
 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
 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
 曰通于天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則既

○夫子一節

節註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虛制而去之亦為妙為而此為自為及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聖行不舉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而故能獨有斯方德者人之經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猶于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備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淨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沱任万物之自往也不貴難淨之物乃能忘我况貨財乎不近貴富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夭無志

謂下者無有外于道而無心持者又何莫而弗道邪
夫子曰天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所謂解解既忘壽夭况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万物也不以王天下為憂頭者忽昧不蓋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亡一府同狀蛻然無所在也

目註 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剗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為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剗也惟寬之至也存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異萬若死之在刑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矣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不以俱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剗心在此而不在彼也夫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剗之效沛乎為万物逝周行而不殆

樂壽不衰矣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林慮齋云 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為之以自剗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

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野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己不以王天下為己也顯物之所私非己也顯則明心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然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于我則一府方生左處右處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眾目亂德失則眾行乖故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離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太象之謂沛其為方物逝則天下街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亦不以述詭之不以言使人自誨之上

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然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太寬富紀立完備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中心之大也逝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

之化下也無樂餌之所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未求藏金珠于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損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己顯至千萬物不得存之殊死生不得去之變非无心於能勝乎

首發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為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无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万類滋茂共豐區宇持王德而為紀循率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内明此以鍊心則事无不盡理无不容思

萬物逝也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當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古者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其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方廣云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然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

无不沛物无不... 矣金珠貨財惠本也壽夭勞通內疾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餘乎心則志不完矣

郭氏從顯則明為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實无隱范先生連下又為句義長今從之玉天下以為已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万物一府來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无彼我之分或生同狀則无去來之累此為對心之極致也

夫子曰連上文實為引證之語疑即若子上所列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高理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天道一節

郭氏曰夫道以論德道者物感而後應也万物孰能定之言應感无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于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迷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弥廣心時物採之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執皆无心而應之貌動出无心故万物從之斯蕩矣夫故能存形宏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令无声而見號聞和若夫視亦而不察之于寂則聞味而不

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然道不可不刻心焉刺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天矣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與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經紀萬化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備于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然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此若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輔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法故沛乎其為萬物遊也遊謂往而歸之也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而或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海而

不以為富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榮越也萬物一府言聚萬物而歸之太同若夫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之且暮然且亦暮也死亦生也何易乎心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馳通於事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

粗矣深之又深究其原而後能
物之也極之又極極至順而後
能及也我獲斯而都任彼則
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
而已

陸註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
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
言下左申而言之淵乎其居
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淨無
以鳴語其裁也故金石有聲不
即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
非善者以感之則亦無自而
鳴而善者吾人之天机自然
之奇性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
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
以為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
定在考者他聲豈同金石定在

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
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
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林蘆齋云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混
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
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
石雖有聲非入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

虛坐者之任以无聲直是未能
定淨如以微聞要人深思而身
淨之前內篇中所謂庸詎知吾
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
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
道也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
素逝以下辭頗難盡今姑以意
解之說在不遠素朴素也逝生
性也言率其素履以性常自厚
靜恬淡寂寞无為未嘗沉著於
有為事相之中故曰馳通於事
然雖馳通於事而事至能撥物
未能應本然之明即不容昧故
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
之天不受窳鑿自尔精明華微
戴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竟

天悅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
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
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
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王德者言
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
履逝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
曰馳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至誠
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
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

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
原而知通于神如是則其德廣
矣遠矣俾都通于事都通着而
易廣通於神則清通而无象矣
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不
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
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
應入採謂求于己夫王德之
人无心於天下而不應不應不
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迹于世
人強作態事者別是知生我者
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
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
乎哉原於天則謂之曰道即立
之本原也立於己則謂之曰德
即通神之知也釋其形而能安
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
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贊之

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
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此字言我
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
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
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
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
人作而萬物觀也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
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
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

曰蕩乎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
物從之蓋信沛我其為萬物道
也已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透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
可視乎然冥兮不可視也道
可听乎然無聲也不可听也雖
則不可視也而冥兮之中獨見
曉焉雖則不可听也而无声之
中獨聞和焉故以此獨見獨聞者
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
中不因聞見而後有不以我
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匪王
矣而物之肯能順應神之又神
至無方矣而處之發見精光其
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肯能
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
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
而美短語修遠也而實進道之

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
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
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
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
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
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
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
意方足今日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
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

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

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節子玄云
淵乎其居言

湛而不動滲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神則周萬物而不遺矣以通于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執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悖不迎應而不藏也夫其聞且見只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且用不知非淫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唯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澤之而執言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

○黃帝節

○詳此奇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時明與詭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爪也象罔即真也

○詳赤水之北喻玄之盡處崑崙之北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睨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之言故管窺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假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而供其款則天府之富無窮時聘而要其宿太小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余保合太和者是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聾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還音旋
知去声

林慮齋云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

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營

堯之一節

配天謂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毀之屢傷于人也以入受天是又思知以求復其自禁夫過生于聰知而又後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乘人而無天言

火燒須彌山却粹出一段說話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詭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陸方壺云設此一見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淨之玄珠者道也知知式離朱明察也喫詭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淨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机関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関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若夫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其矣夫以萬物為本則難變可以一而異形可同斯述也將遂使後世此已以制物則萬物無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貪者當位于前則知見尊于後奈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與後世專役之端也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象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入以應象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遂而不自知于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目承其獎矣故曰未始有恒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眾父述也眾父父所以述也若夫之天下非祖

哉坡乎天下齧缺之為人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人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入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由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治土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遠
資臣乃知聖知之迹以相之田
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感之
故曰北面之梅南面之賊也
呂 葛侯聰明庸知其性過人
是論其本而不言其道以人受
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
審乎禁避而不知過之由生
也若夫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
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
性矣夫身而異形肝胆楚越也
尊知而火馳机謀急速也為緒
使則役于事為物絀則礙于物
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
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五物
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
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平
雖然有族有相謂葛侯之字亦

林慮齋云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
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設禮陟配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坂危也殆亦危
也聰明睿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
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入處
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
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
之矣乘入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
乘行也行其在入之事故曰乘入身我也以我

有宗有君稟嘗聞道者也可為
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
父則衆父謂

焦註 取李劫云危也絀束也刘云
即駭字在大九也

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
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
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業勝
之意也物絀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
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
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
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化為事物所變動恒常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
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字雖

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
 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閑
 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其
 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
 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
 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
 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
 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陸方壺云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敬讓天下而問蓄缺于許由坂与夏同坂乎殆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特其聰明

聖智之資嚴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俾者
 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
 人受人受者上帝不且彼亦知開却以立無
 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
 為善雖善必粗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是
 其辯才以入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
 後入故曰本身而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尊知
 而火馳猶地天下月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受
 束縛不得自如故曰為物絀夫道貴乎能靜而
 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
 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
 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化而未始有
 恒執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俾足以配天乎雖然
 又下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字
 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
 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
 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母始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

堯觀一節

曰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入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亦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鵠焉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親也神德之說有求之於厭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

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

上僂莫為而不信堯非有人於其所體也

陸註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慎其生也也多富而多事者慎其心不巳也也多壽而多辱者慎其財也也封人以此見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於不欲之心便有意心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夙乏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分之我則分各有定而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无事矣仲謂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鵠鵠不擇居穀不擇食鳥行而無鵠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

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林慮齋云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

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
有道則万物俱亨無道則修德
就聞以免濁世如此性何開道
不以一毫事物累其心度世
千歲亦不為多縱使厭世而去
幻身雖我非幻不滅乘彼白雲
宣于帝鄉為王清金闕之仙真
三患不至身常无殃三患即佛
氏言三災水火風也如此則亦
何辱之有封人盖古所謂至人
玩世而隱于下世者然亦皆實
言耳

集註華地名封人與封疆人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
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
之言各付諸人也鷄居無定所也鷄鳥初生者
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
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着也與
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脩德就閒邦無
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
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
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

堯治一節

即堯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
功美漸去故史籍无所載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机
軸也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爾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
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机閑

皆得所而志定於富而窳之天下故無事也鷄
居則無意求安敷食則仰物而走率性而動非
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印騁大方也修
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聞也
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厭世上仙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
不之也

不能開是以雖有天下而不
焉斯乃存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為最優其入則聖于聖
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
心俄然歸故夫至公而居當者
任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難忽然而
往侗然而未是以受非毀于節
節之士而名列于三王未足怪
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也起
於堯而黨成于禹况后世之无
聖乎歸趨也于子高使亦而不
將以絕之而反一遺知而寧
盜取其實則未聞也夫堯之
言所以一塗請或以黃帝之
迹堯堯之脛豈獨真堯而賤
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
至亦知之意焉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
顧色音

林鬪帶云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下節不如一節

舊註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
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
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佶佶
低首而耕之狀

○泰初一節

鄭註無有故无所名下者有之
初至始者也至始故未有物理
之形耳夫下之所起也於至一
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
无干也者何哉初者未生而滌
至滌生之難而後上下於無
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滌此生
矣又何嘗生於已生以失其自

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
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佶佶低首而耕
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
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意却借堯舜
禹之名以言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生於夫無不能生而云物注
以生所以明物生之日遊任其
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皆因
委立名其於自生一也修性反
德恒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助於
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
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無心于言而自言者命於喙鳴
喙鳴各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
心而自動也其合縉々坐忘而
自合取非觀察以合之也是謂
玄德々玄而所順者大矣
曰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
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
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
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万物
之世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
謂之命心則無間乎未形之物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太順

林慮齋云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

已未有人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字此乃
一之所由起也此一之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
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
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
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當
添二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

也至雷動而生物之成生理而
後謂之形之體保神而未嘗失
各有像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
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
死他萬物均之得一一以生命則
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
神則妙万物而塞乎天地之間
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
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
得矣同乃虛其虛至于未始有
物處乃大其大至於不同之若
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喙鳴喙
合則通于天地而亦天地合
矣天地之間其然素籥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
縉々非縉合而合非縉所知見
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乎德而
成于天同乎太順則无所不

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
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
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盡精微莫草草看
過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
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
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
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
有像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
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

之謂也

劉氏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木始形之始故無名下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入安之意無間者始空若環無端耳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翰早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復以生物而動足以生物而不復以生物方其動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動其雷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大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

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像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着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與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象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音筆處。下面却

反於德六至則合乎道矣

說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與此起有一矣。特味形著耳。此所謂無蓋而太蓋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味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為不能不動而生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像則謂之性。所謂物具。大蓋也。性修則復于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則无是非。彼我凡天可之以。象。象。象。皆合而為一矣。象。象。象。則同乎天地矣。象。象。象。知論之合也。其合。若。若。若。

增有句在至

翻一轉。又曰。象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象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庚者合矣。以此自庚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象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太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陸方壺云。以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以等說。若教儒者體勤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蓋之上。復有無蓋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蘊蘊張之舌。亦不能辯。

卷之八

十八

形者合之意也德者深妙之德本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以此觀之未必不然也

集註 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看南華者直須吐去舊由聞見將頭箇造化根宗處心理會真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溟濤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矣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以箇無無物不碍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碍也故曰物碍以生之謂德也夫未形者分陰陽也故曰物碍不碍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合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以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机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伏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和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

○夫子一節

言其高顯亦見執程之徇後祖之便以皆夫其常然者也首趾

視听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像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像則之謂性故修性者貴反於德交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于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修性而同于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有心於同終涉於有知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象而鳴喙鳴而合以擊音也胡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合之人所以不得如擊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夫天地合德者濬然若愚若昏即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太順矣太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修性返德其道如此

然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

言其高顯亦見執程之徇後祖之便以皆夫其常然者也首趾

然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

然於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善或不善無形無狀
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
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
止亦生盛衰只廢未始有常皆
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
之而自壽也存治在人不在乎
主御用也夫物皆忘非物忘已
後何所存於人之所不能忘者
已也己後忘之又奚識哉斯乃
不識不知而冥于自然是之謂
入于天

不可不然不然節知以求
冥也商堅白之辯若懸空高堂
使衆昭然也以冥相易以技相
係疲憊形體斃體心神後獵犬

可謂聖人者謂是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執
留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平告若
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
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
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
其所以也存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
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林慮齋云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
可明波之不可以我之然明波之不然辯者之

被係後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
愚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
無耳意莫測也元耳故不能聞
无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
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
存者存於化冥冥者亦無心
存也其動止亦生廢起又非其
所以也夫復於何處意存於在
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固忘矣
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
入哉

懸萬司馬云辨明自若若懸
室在人前曹丁本作狸云執
留之狗謂有法故曹係成愁思
也便言便捷見獵若放仗言相
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
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

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辨之若
懸於不字之間謂能曉曉揭而示人也離分析
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
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捕而來也
前曰執繫此曰執留繫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
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
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
形無狀自冥而廢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
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

頭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形堅白如揭天牢昭然可見此人正視此間可以為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亦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來生亦來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

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廢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而人皆知動止或生廢起之為動止或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為動止或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繫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閒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曰入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唯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

於夫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向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丁包文義甚明

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唯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筆端鼓舞處不可執着執着則難讀莊子矣

○陸方壺云此段措辭繪句迫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火語都夫子指孔子也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然言不苟同于衆也辨者有言曰雖堅白若懸字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于衆可衆然之中恐有與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與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為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辨者之言曰雖

不一矣而我離折堅白昭乎若揭日月而懸之
 之天生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以皆有過人之
 才智者非聖人而能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聖
 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廢人之在
 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居肆計功以皆勞心
 怵形遺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
 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
 捷之猿為人所愛則必係之柵之故犬以拘禁
 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
 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遊心于是非同
 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
 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其所不
 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蓋有首有
 趾具身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眾是無知無聞
 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
 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
 也竅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俱存則

○蔣問一節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
 核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
 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
 惟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出自
 多以附之尤足投迹不安其本

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罕有故
 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于人哉但見眾動亦動
 眾止亦止眾死亦死眾生亦生眾廢亦廢眾起
 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
 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
 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成生廢起則同
 乎物者也治入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夫其
 名為忘已忘已則入于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
 入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于夫矣而不
 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泯忘于淵而後能入於
 淵也夫為聖
 人也已矣

蔣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核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
故因其自播而播之則雖
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
而悲動故其賊心自滅德志自
進教成倍易悶然无迹德性自
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
溟滓自貴之謂不肯多謝難
而推之為兒也心居者不逐於
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臣謹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權
民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
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
是則吾不能无迹人投迹者眾
夫大聖之治天下播蕩人心使
之成教易倍所謂鼓之舞之以
尺神也民不窺規以投上之迹
則滅賊心而進德志苟性之自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眾蔣閻勉覩然驚曰勉也
汜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太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倍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
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歎同乎德而心

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
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
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
後哉歎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
無為而萬物化矣

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
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唯无
為則天下無疲茶之患不尚賢
則天下無夸鼓之爭如此則因
其自播而播之因其自蕩而蕩
之故其賊心隨滅德知且進若
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
則是開人之天而蕩其賊心開
天之天而損其德志其於帝王
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
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

居矣

勉音免(中)去
声(勉)音吸

林慮齋云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

屬譽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歡咲
之貌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
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
子喜下二個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
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入將注而
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眾矣多物个物之多也
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眾則自累矣觀

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極于寡而不談乎衆，所以神人思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姓也。若夫鼓鐘之怒聲，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髮累其聖，列子以觀髮驚其誠，南節子以知而驚之，益是庚桑楚以杜而獲之，為是要在處阻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

方思言按：溟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雲將篇大同乎溟滓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有為矣。故云豈凡堯舜之教，溟滓然，堯之哉。文奇而意亦闢，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

觀驚，懼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茫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畧也。播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也。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倍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凡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丁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

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傳將一本作將蕩一本作蕩輯爾雅曰局人笑貌觀心驚懼貌播蕩猶鼓舞也

人能如此則豈肯凡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

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故者聖人

歆其民如此也 ○陸方壺云閻勉見季徹因舉

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為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為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于人今皆悅之往而投迹者衆矣不知乘與而來者亦與盡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閻勉不知故觀然而論茫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告以木聖之治俾謂播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以廣平播以活潑若草木之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為之防櫻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整躄歧蹊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

○子貢一節

羅註數如沫湯言乘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瞞然目無精采貌於干語助如俗嘲儒之平者也云獨弦哀歌以賣客

愈遠易有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正如以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播之蕩之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以成借由以易成其相成相賊之心而進其昭徹他見之志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是則豈无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使民心之所歆者同於德而始居矣居謂各滯其所安也觀與觀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効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效夫子不欲乎為

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海其內否於其外得乎已自忘乎物也是夫人者明自而歸諸素無為而還之朴性抱朴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道不及此固將驚之也不亦空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機全如此

陸註圃畦圃之有界限者非即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搨以机心存焉故也机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能由不純故不自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自蓋本体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駸輶而已故曰純白不衡則神生不定神生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稅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沫湯其名為搨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稅械者必有稅事有稅事者必有稅心稅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干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

言神矣神不定者不所以居道
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
之心世借之人以為巧利同然
趨之而不知何有道者規之左
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
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子貢雖
然而慙失其所以對也存頃而
丈人間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
為師蓋將緣師以自重者段知
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
知矣於是太人復訛之曰子非
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也
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
於子夸誕之貌蓋衆後云蓋世
獨茲哀歌高其調以振胸于天
下也既訛之矣又復教之忘泐
神氣墮泐形骸即墮支黜聰之
意言泯其机心而不用也庶幾

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度
幾乎而身之不能治又何暇於治天下乎子
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陳失色項項然不自
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
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
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
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謂絕于道无之吾事即无之吾
事之意甲陳愧惡之貌項人自
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
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
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
貢未聞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
且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
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
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
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極尋
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復
計成功之多寡哉故子以
為是子貢之高也而非夫子之
言也今徒不然謂令也丈人之
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
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
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
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

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而不知其二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
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

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隨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夫人之道蓋神全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徃往不鈔所徃。則在人異。蓋茫乎純白之備。而所謂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机心既忘則非志不立。非心不為。雖天下與境若。天下之口矣。而警然不顧也。雖率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倘然不受也。夫率天下之非者。而無能益損於其中。此不謂全德之人乎。夫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假修謂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古之君。結乎道德者。

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擗若骨反。沃音臯。稿。

林鬲齋云。畦間鑿隧為水溝也。抽拔也。沃蕩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枯槁自好。梳械器也。用之則為机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稅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舡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為者。狃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

也。蓋夫人抱獲灌睡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槁而羞為其事。其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即專即道也。故曰假掩識其一二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渾乎已心而自忘乎物也。是夫人也。明自人素無為復朴。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宰魚不及此。是汝將同蠶之矣。且夫渾沌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也。且乎。

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于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洽。俾能治人。此訖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卑陬慙慙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下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為則為也。力以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後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子世。雖所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
人欲修淳備而抱一能古失其旨也不忘不
隨則無喪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廢也聖人
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
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幾知純白
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
子貢之迷沒於此也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孔子以其能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
沌徒知循古抱瀟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
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

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則浮游而不知
所求徇往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汙乎無形迹之
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入心中必無
功利机巧之事也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
毀譽為損益譽且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于世
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
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假大也假修大修
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



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
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于素素者素朴也無為
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
汝將固鶩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鶩與
也
○郭子玄云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
人欲修淳備而抱一能古失其旨也不忘不
隨則無喪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廢也聖人
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
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幾知純白
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
子貢之迷沒於此也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孔子以其能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
沌徒知循古抱瀟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
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

○諄芒一節

行其所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

所治孔明白入素無為復朴性抱神以遊世
僅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
于世僅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鰲或渾沌玄同
孰能識之世借所識者嘗識其迹耳○呂吉甫
因執古以御今則九日用無機渾沌之術豈必
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机心而不
知机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而
不識其二也知忘神氣融形骸以斬道德之全
不知行于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游世僅所謂廢心而用
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
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
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
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真渾
沌之術乃游乎世借
之間而不為累也矣

諄芒將東之太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死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德人則无思无慮率自然耳无是非于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无自私之怀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聖乘光者乃无光故與形滅亡无我而任物虛空无所任者非闇塞也情尽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无事矣情復而混冥无迹也

呂註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无而供万物之求故以為无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萃不失其宜則非無意于齒資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太壑曰奚為焉曰未
太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核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
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載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

近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
撓頤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
罰沮也。此聖人見于治而非所
以為德。今人者无思无慮不
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
海共利共給之為悅。則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
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
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給之。而
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
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
也。泰字餘光所以照也。神則衆
之以照而非光。身形滅亡而亡
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
復常。及情則離偽而居實。万事
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若人
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
亡矣。

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
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歟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四音）

林屬齋云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
以形容世人也。遊于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
觀于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技
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

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
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
以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己。非為人
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所願而指之。民莫
不應。善曰。惟動不應。後志是也。手撓頤指。指麾
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意。謂古帝王
也。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
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即佛家所謂不思善。不
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怡乎。悵笑之

○門無一鄂

失其道也而乘乘乎不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
 足而不知其所從來者無心于求故人不見其
 之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求也以上神者
 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神人旁雲
 氣凌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
 為軀殼所累則又為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燭曠
 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
 謂入金石無得也日月無影意蓋如以神致
 氣及之惟念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
 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
 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于性也
 蓋足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
 于中歸于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滓者等故曰是
 謂混冥所謂修渾沌之術者修此而已此段語
 至德而歸重于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皆亦相似

論語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
 揖遜之亦用師直時異耳未有
 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
 矣復師為其有虞氏之德而推
 以為君武門无鬼之言是也且
 天下皆患亂故求虞氏之藥
 操藥備父其色憔悴明治天下
 者非以為藥也夫至德之世賢
 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
 使之上如標枝也物上而不
 自為下如野鹿放之而自游也
 其仁孝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
 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
 不謝也王能任其自行故行無
 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于彼
 也

門無鬼與去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去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去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鬘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憔悴聖人羞
 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象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
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
天下為事而存不及哉故有虞
氏之燕燕也禘而施醫病而來
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修文
其色憔悴道不至於羨忘而六
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憂
也則有虞氏治亦豈得已而謂
過於武王哉自其述現之雖林
義燧人伏不浮為至德之世自
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
及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
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无
傳說得擬設於其間哉

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音羊
音剌

林肅齋云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
鬼之論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
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傷仲以藥不
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
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
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

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
殷受殘惠有神武以戡之皆非
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
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
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
尚賢故无爭不使能故无欺上
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
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衰則羨見
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溫
焉有証則信彰焉无上下四條則
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
物情自然不以為聞也无迹无
傳不以為特異也

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
上也

特脩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舉世淳上未有賢
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
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
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
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
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
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
息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
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陸方壺云夫自有虞而觀周

武王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指遜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雅也依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推以視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入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伊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其分明是亂而求治于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疽之醫治病于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訛若無庸于治之為愈哉蓋無庸于治則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

○孝子一節

陸氏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諛諛其君親使之不諛于有過故凡有所言而然

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備其慈父其色焦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耻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熾也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適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象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息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敵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伊有于亂而抑伊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倍謂之不肖

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倍
必以為諛諂之人而思以不肖
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
然而世倍之人又未知其必然
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
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倍
矣今於世倍之所謂然者而然
之世倍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
與不肖之臣子誦諛於君親者
何異而世倍之人喜其與已同
也更不以諛諛之人且之然則
世倍之尚同顧嚴於親而嚴於
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倍則
不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不知
其心然也今世倍謂已為不肖
之臣子則勃然怫然失色而不
肯受乃隨倍苟同終身漢人終
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倍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倍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太愚也

其名于世倍則終身不能改其
行世倍固无定見矣君子所容
无定守邪合譬者此物醜類作
為譬喻之辭以欺人之易曉飾
詞者不欺直遂致為潤色之辭
以使人之易听是皆言之有技
兼者故雖足以聚眾而終始本
末多不相揆故丘不相坐也之
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
有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客人而
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于
人哉但見其夫人為徒眾是亦
是眾非亦非初无高出非夷之
見一眾人耳而不自謂之眾人
此段分明諛諛一時聚徒講學
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
談而无实行者且夫久假而不
歸鳥知其非有邪故敢以愚人

知其惑者非太惑也太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造者猶可
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
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太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荇則益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倍言勝也以二年鐘惑而所造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
 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
 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
 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
 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
 身不辭矣大惑則終身不覺矣
 藥毒惠心墨黥入骨醉其說者
 榮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心
 四方易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
 惑迷途後可致也何也惑者必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者惑
 者多也又况三人俱惑乎今天
 下皆惑於斯人而予欲有所
 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蓋深
 有所激而憤悱之詞太声即大
 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
 樂哉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揚皇
 華則聞之莫不嗑然而笑蓋折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嗑音
林慮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心也隨其所言
 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
 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
 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
 世倍及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
 皆世倍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
 徒者也莫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倍
 同則是我之所為亦莫諛世倍而已矣若人加

揚皇華里巷之借音也以壁高
 言不入于衆人之心衆人之心
 唯借言是姦以故至言不出至
 言之晦借言之勝拾之也衆人
 皆惑於借言而與之以至言以
 適于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
 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
 勝以二而一也而所適不淨亦
 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
 坐無其足也以况天下俱惑於
 俗言乎雖欲見彼往以行素
 履之願其庸可得抑知其不可
 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
 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而勿
 推之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
 以矣誰其在我同憂哉此者和
 同之意蓋已知天下死人而又
 不敢絕望於斯人非生憂世愛

以諛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諛
 諛言其不能異於世倍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
 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
 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下等看如此發明一
 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矣其言亦太過矣合其
 譬者言今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
 其言詞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
 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
 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應矣故曰不相

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誨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說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倍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倍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

祈嚮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感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感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仲以回二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琴閭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揚皇琴北倍言也。倍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遣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為岳以鐘為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証後句今世作

垂踵分功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
嘆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
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
也此近也任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
言也○郭子玄云以君親所行而然所行而善
知至當正在任許信不為尊嚴于君親而後信
倍不謂之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
在於後信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于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望為皇在王為主豈有背信而用我
哉世倍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獲諛則作色不
受而終身遺諛亦不問道理期于相善耳夫合
警飾辭應受獲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入以與
聚眾亦為後信者恒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

屬之一節

屬人惡人也言天下皆不
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
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
厲者自思善故我无為而天下
自化也

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也

林庸齋云屬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
驪之姬也此是六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也

後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
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向而帝王殊迹者誠世倍
之惑不可離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
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
已故太声非委巷所尚倍人得噴曲則同声歎
矣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
鍾惑而所遠不泔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莫若即而回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
令解則相與無憂于下世矣

夫知者不自知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太惑終身不解。太愚終身不疑。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

○百年一節

即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斬以譬盜竊之无性。修及德之至同於机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竊于其間。夫色

是自知不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太惑終身不解。太愚終身不疑。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
丟筆處 ○陸方壺云。厲惡癩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己。乃好惡之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太愚太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能不靈。曾厲人之不若也。故說此譬。欲入深思。而自岸之言。意之表。此在文之三味。藕斷絲連。似結然而非結。然於此悟入。保于文陣中。取後按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此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者非明而色。色散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聰也。亦非鬼而益聲。教聽以五音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耳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无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正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歧。自以為得。則鴉鵲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浮。集約其外而使心不浮。集約其內。支盈於柴。外重。墨繳自達者。鬼之在繩。繳之曳。曉之狀。明矣。供自以為得。則罪人交。歷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失性一也。躄與海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失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頹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鴉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冠。摺笏。紉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外重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真之動德厚而莫之迁其境在前其源且滑以至忘不貴之良貴歟无窮之機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蓋也

惟其羽毛以飾冠曉曉季云窮現貌交臂反縛也

繹繳耽耽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懷子公方音策

林慮齋云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

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以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入也中顛自莫而道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垂失

天地總論

此篇有論天地太化人物衆多在君人者凡現以道直征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兼明蓋以不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天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澤而並統焉南華以天地顯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割心無為之所致也夫以有君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類合而合人物不類化而化視乎無形听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璽缺而許由危之

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暴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波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賤之之甚也以其取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貌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紼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克盈如

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我千歲，上仙則何異之。有子高壽，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資人退，法密于前。患鎮于後，亂身此矣。矣故季泰初有无，俱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于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拔公忠者，抑又少，則其心矣。莫用之，則用机械，武王之師，師極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推務義，出地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夫道而已。若夫庸人之恐，子必已太甚，終身不靈，殘朴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有生，如天下，他凡此，皆以困為得，若楊墨之若，離離為者也。至此之，鳩鴉虎豹則

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繲繳繩縛也。睨睨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因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蓋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拍繩縛其手而拍手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所謂胡孫人布袋也。陸方壺云：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斲于溝中，而不免於塗塗，同質異遭，美惡有別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壁魯曾史盜跖行義，一也。青燭不同，然一則狗名，一則狗利均失本真。道之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

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足論矣。既失其之由，而枉率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于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謂于復性之率，而離鼓于其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笮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柴，兼有三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碍趣舍，声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声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之，若有所聞，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声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鵠冠，指笏紳備，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表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于声色之柴柵，而外縛束于衣冠之繆繳，睨然目視而不駭動者，然者不以為困，而反以為自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戲劇拘

